

辽太祖

又名「耶律阿保机」

耶律阿保机，少年时即遭灭族仇杀，多少次命悬一线。契丹贵族内部的权术阴谋，锤炼了他的性格。他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在政治漩涡中化险为夷，并逐步掌握了契丹的兵权。三

次平定诸弟内乱，深得民心，巩固了契丹部族的统一，称天皇帝。此后，他率契丹铁骑南征北战，开拓了契丹国的疆域，为兵锋南指、饮马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占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耶律阿保机，少年时既遭灭族仇杀，多少次命悬一线。契丹贵族内部的权术阴谋，锤炼了他的性格。他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在政治漩涡中化险为夷，并逐步掌握了契丹的兵权。三

辽太祖

又名「耶律阿保机」

次平定诸弟内乱，深得民心，巩固了契丹部族的统一，称天皇帝。此后，他率契丹铁骑南征北战，开拓了契丹国的疆域，为兵锋南指、饮马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占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太祖/王占君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080-6590-8

I. ①辽… II. ①王… III. ①耶律阿保机(872~926) —生平事迹
IV. ①K827=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8585 号

丛书策划: 高 苏

电 话: 64663331—3069

84545483

电子邮箱: huaxiagaosu@163.com

责任编辑: 杜 潇 伟

封面设计: 郭 艳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字 数: 336 千字

印 张: 21.25

定 价: 3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勾德实中计遭毒手	1
第 二 章	升位礼智救塔雅克	15
第 三 章	迎强敌为质阿保机	29
第 四 章	行诈败奚军被全歼	43
第 五 章	争兵权释鲁任于越	57
第 六 章	康默言投毒反效忠	71
第 七 章	美人浴滑哥甘卖身	85
第 八 章	阿保机平叛显神威	101
第 九 章	负重伤盘山遇二花	115
第 十 章	勾魂女设宴断头亭	129
第十一章	假姻缘义救韩知侠	145
第十二章	渤海国侠女再陷身	159
第十三章	反间计行刺痕德堇	175

第十四章	饮毒酒刘勇命归阴	189
第十五章	佯染疾官拜大于越	205
第十六章	刘仁恭兵败野狐谷	219
第十七章	黑沙河完胜室韦军	233
第十八章	免死罪诺鲁反重用	247
第十九章	老可汗计穷饮鸩亡	263
第二十章	四亲王盟誓义谋反	277
第二十一章	护神帐泣血述律平	291
第二十二章	假禅让诛杀七大人	305
第二十三章	破扶余平灭渤海国	321



辽太祖

第一章

勾德实中计遭毒手

公元九世纪末叶，曾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已是强弩之末，日薄西山。藩镇割据，各霸一方，大唐帝国已处于分崩离析中。就在唐朝统治者自顾不暇之际，在他们鞭长莫及的东北部，一个新兴的民族——契丹，正日益强大兴盛起来。在以后的漫漫数百年历史中，契丹成为雄踞中国北方的强大部族，并建立了与汉族政权对峙的鼎盛强大的辽王朝。推进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便是本书的主人公、辽代的开国皇帝、太祖耶律阿保机。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初夏，绿水滔滔的饶乐清河两岸，碧草连天，野花争艳。金沙镶嵌的河岸，一个胖乎乎虎头虎脑的男孩，正与一头黄牛较劲。这男孩便是日后叱咤风云的阿保机。只见他扳着一只牛角，全力欲将黄牛牵入河中。可黄牛缩臀蹬蹄，就是不肯下水。牛犟，阿保机更犟。他折下一枝柳条，权做皮鞭，狠狠抽打牛背。别看阿保机人小，力量倒是颇大，黄牛负痛，无奈何被扳住双角拖入水中。阿保机喜得笑逐颜开，在河里扑腾、扑腾嬉戏起来，还不时撩起河水，洗去黄牛身上的泥巴。此刻，阿保机的小脸如绽开的鲜花，尽情地沉浸在欢乐愉悦中。

一骑快马从远处如飞而至，白马映着绿草分外醒目。乘马者一身黑衣，面部套有黑色布罩，只露双眼在外。在水中戏耍的阿保机惊觉马蹄声，见黑衣人距岸边不过十数丈开外，头戴布罩，感到奇怪：“哎，你是什么人？干吗不敢露面？”

黑衣人奔驰中张弓搭箭，对准阿保机下意识地说出声：“小兔崽子，你的末日到了！”手一松，狼牙箭尖啸着飞出。

阿保机虽小，但却是在征战中长大的孩子，自幼习武，多见厮杀，早看出黑衣人欲加害于他，身子一缩沉入水中。“嘭”的一声，羽箭射中牛腹，黄牛痛得“哞哞”惨叫。阿保机憋不住，站起来把头伸出水面换气，黑衣人又将第二箭射出，他又疾速沉入水中。这箭射空，贴着牛背划过，一道血口子翻腾开来，顿时鲜血流淌。阿保机知道生命受到威胁，求生的本能，使他机灵地躲在了黄牛背后，以牛身为屏障掩护自己。黑衣人又连发三箭，全都射中黄牛，此刻，牛血已将河水染红，黄牛也已不支，慢慢倒在水中。阿保机失去屏障，就要性命难保，在这危急时刻，远处又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两匹快马飞驰而来，黑衣人的不敢再做耽搁，猛加一鞭，纵马如飞地逃离，很快隐入柳树林内不见了。

驰来的两骑随即到达岸边,阿保机认出,前行者是自己的父亲撒拉的,后跟者是叔父岩木。他二人见黄牛身中数箭,血水、河水混在一处,阿保机只露一个小脑瓜,大惊失色呼叫:“噉里只,噉里只,你怎么样?”

阿保机腾地从水中跃起,扑腾着水花跑上岸来:“阿爸,阿叔,我好好的。”

撒拉的把儿子抱起来,上上下下打量:“孩子,你当真没事?”

阿保机扑哧一笑:“一根汗毛都没碰到。”

岩木以手加额:“佛祖保佑!”

阿保机回望河中的死牛,嘟起了小嘴,悲戚上脸:“我的大黄完了,再也不能与它戏水了。”

岩木看一眼河中的死牛:“兄长,此次暗下毒手,定是狼德一伙所为。”

“不至于吧,狼德身为乙室部首领,一向通情达理,怎会做出这等丧尽天良之事。”撒拉的把儿子搂得更紧些。

阿保机眨动疑惑的大眼睛:“阿爸,为什么有人要杀我?”

“你还小,不懂这世界有多么险恶,长大以后就会明白了。”撒拉的像家族的所有成员一样,都格外喜欢这个聪明勇敢又有几分调皮的阿保机。

岩木将阿保机抱上马:“兄长,我们回帐吧,应即刻向父亲禀明此事,我担心这只是敌人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未曾得手,定将再次铤而走险。”

撒拉的也有同感,心头愈觉沉重,纵马返回的路上,将阿保机抱得更紧,唯恐儿子有什么闪失。

炭山山脉东西走向,连绵蜿蜒达百余里,山势不高,坡度平缓,植被丰茂,远看像披了一层绿色的绒毡。数百座大小不等、黄白颜色相间的庐帐星罗棋布,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向阳的山坡上。在契丹八部兵马总监“夷离堇”勾德实软寨内的草地上,熙熙攘攘聚拢着几百人,像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年近六十的勾德实,怒气冲冲地在草地上走来走去。他像所有契丹男子一样,由于生活在马背上,磨练得如野牛一样健壮。权力的魔术师,更使他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是八部契丹中地位仅次于可汗的人,夷离堇这一官职非同小可,是契丹八部军马的最高指挥官,其实权明显超过了可汗。他时时刻刻处于发号施令的位置,也就显得格格外精神健旺。如今,他面对奸淫可汗庐

帐使女的狼仁，握有令出如山的生杀大权。

现场的空气颇为紧张，被两名武士按住双臂的狼仁，非但毫无惧色，反而高昂着不知羞耻的头，一副满不在乎的神色。几十名乙室部的契丹汉子，都在冷眼旁观，有的人甚至蠢蠢欲动。突吕不部首领塔雅克，因与狼德有姻亲，他这一部的人动向难以捉摸。匀德实心里很清楚，今天这桩奸案异常棘手。若换旁人，他上下嘴唇一碰，下令砍头便是。可如今面对的狼仁，乃乙室部首领狼德的胞弟，他不能不有所顾虑。狼德的乙室部在八部中的势力，仅次于他的迭剌部，连可汗的遥辇部实力也在他之下。尤为不能忽视的是，狼德为人极善交际，人缘颇佳，除与突吕不部沾亲外，与另外几部也关系密切。一旦狼德翻脸，他这夷离堇的宝座便会不稳。可是反过来，面对这事实清楚的奸案，若不能秉公而断，他的威望便会一落千丈。怎么办？他注意观察着在场所有人的神色，一时未敢轻易做出决策。

一个瘦高个男人悄悄挤进了人群，他的后背全被汗水湿透，不声不响地站在了狼德身边，他是狼德的二弟狼义。

狼德目不斜视，用蚊虫一样低的声音问道：“得手了？”

“风不顺。”

狼德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废物！”

撒拉的、岩木领着阿保机风风火火进来，大家都露出诧异的神色。撒拉的靠近匀德实，在父亲耳边悄声告知。

匀德实听后脸上变颜变色：“当真？”

“孩儿岂敢说谎？”撒拉的把阿保机推过来，“父亲不信可当面盘问。”

匀德实威严地注视着心爱的孙儿：“说，是何人谋害你？”

“祖父，”阿保机一字一板地说，“刺客蒙面，孙儿辨出声音，像是乙室部的狼义。”

众人都把目光投向狼义，人们认识事物的常规是，儿童口中吐真言。

匀德实审慎地再问孙儿：“啜里只，你不会听错？”

狼义背部汗水尚未消失，头上又汗珠滚落：“小兔崽子，你胡说八道！”

这反倒使阿保机更加印证了自己的猜测：“就是他，没错，他在河边也是这样骂我小兔崽子的，沙哑的嗓音，一点不差。”

狼德感到形势严重，一个弟弟尚性命难保，这个弟弟又有性命之

忧。看来不能再消极防守，而应主动出击了，且保住一个再说。他拿定主意，移步走出人群，来到匀德实面前：“大人，可否容我一言？”

“正想听听首领的高见。”

“大人，我契丹虽分八部，但法令归一，律条无二。舍弟狼仁，强淫帐女，犯下死罪，就请处置，何故优柔寡断而犹豫不决？”

“这个，”匀德实倒是坦诚直言，“首领之弟，不比旁人，自当慎重。”

狼德转身面对众人：“诸位，愚弟犯奸，乃在下管教无方，愧对乙室部父老，也愧对八部兄弟。为免夷离堇匀德实大人为难，在下当亲手将这肖同胞弟弟明正典刑。”他抽出刀来，回手一挥，斜肩带背，将狼仁劈为两半。

狼仁只说出半句话：“你好狠……”

突吕不部首领塔雅克带头发出称赞：“好！大义灭亲，这才像个为首领的样子。”

众人纷纷对狼德表示钦佩，把他围在中间，争先恐后地问候。一时间狼德成了英雄，而匀德实则被冷落在一旁。

匀德实见狼德赢得人心，感到对己不利，高声发号施令：“静一静，本官还有话说。”

但人们围在狼德身边，自顾说长道短，无人理会匀德实。

撒拉的见状，可嗓子喊了一声：“肃静！”

这一下方见些成效，人们听到了。有人已觉不妥，又规规矩矩站回原地。也有一部分人不以为然，甚至悄声反驳：“神气什么呀，受你老子的，我们还受你的！”

狼德出面制止拥护自己的部众：“大家安静一下，听匀德实大人训话。”

匀德实并非庸碌无能之辈，此刻向狼德要害处狠插一刀：“首领大义灭亲，理当赢得众人爱戴。既然如此，首领三弟狼义行凶杀人，亦被我孙儿指实，也请首领一并处死吧。”

狼德岂是等闲之辈，沉着回应：“大人之命，敢不是从？只是令孙少儿之言，不能轻信。且他亦自称对谋杀者只闻其声未见其面，难保有误。人命关天非同儿戏，容在下将舍弟带回帐中细细勘问，倘若属实，决不宽贷，诸位以为如何？”

人们刚刚目睹了狼德大义灭亲的壮举，对其在阿保机遭谋杀一事上能秉公而断深信不疑，纷纷表示同意。

“首领言之有理，阿保机乃一儿童，其言不足为凭。”

“狼义交首领带回料也无妨，审问明白，他自会按律处理。”

.....

大势所趋，而且也不能立即拿出确凿证据，匀德实也只有顺水推舟了：“好，首领问个水落石出后，还望尽快告知。”

“大人放心，三日内必有答复。”狼德回答得干脆。

一场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的战斗，一场唇枪舌剑短兵相接的战斗结束了，人们散去了。匀德实感到万分疲惫，席地而坐，顺手拔下几株马莲草，送到口中咀嚼。撒拉的、岩木都知道，这是父亲思考重大问题时的习惯动作。二人谁也不敢言语打扰，只是肃静地侍立在一旁。

匀德实的妻子萧月里朵，轻轻碎步从帐内走出，将孙儿阿保机搂在怀中，细气低语地问长问短。孙儿险遭不测，使她实觉后怕。她见丈夫半晌无言，忍不住说：“老爷，坏人断不会就此罢手，你给噶里只派两个护丁吧。”

匀德实如同未闻，照旧凝思。

撒拉的感到有必要提醒了：“父亲，适才狼德虽说手刃了胞弟，但却赢得了人心，他的狼子野心也昭然若揭。狼德实为劲敌，不能掉以轻心哪！”

岩木也随之开口：“近来儿亦风闻，各部对父亲渐有议论，对我部久居夷离堇之位显出不满，而据悉皆因狼德挑唆所致。”

匀德实还是不开口。

岩木有些沉不住气了：“父亲，狼德乃心腹之患，待我去除掉他。”说罢，转身便走。

“你与我站住！”匀德实总算开口了，厉声断喝。

“父亲……”

“莽撞！”匀德实教训道，“为父心中岂能无数，那狼德觊觎夷离堇之位已非一日，然其极善笼络人心，又相当奸诈，防范甚严。他本人勇武难挡不说，四大护卫皆可以一敌百，你去不是送死吗！不是授人以口实吗？不是要断送我全家的前程吗？”

岩木不服：“父亲，养痍成疾，隐忍不发实不可取，有道是先下手为强。”

“下手亦需周密谋划，岂可草率行事？”匀德实已是深思熟虑，“目前为父大权在握，何必你去冒险行刺，尽可从容用计除之。”

撒拉的显然赞同这一方略：“父亲之言实为上策。”

“但不知如何用计？”岩木问。

匀德实对妻子一挥手：“你去软寨外守望。”又对二子一招手：“你们过来，为父……”

阿保机歪着小脑瓜，注视着祖父、父亲、叔父三人凑在一起，靠得很近很近，声音很低很低，那严肃的表情、神秘的样子，让人觉得所说不定很很寻常。

夜幕低垂，狼德议事的牛皮大帐内，灯光幽暗，看不清人的脸。契丹八部中的五部首领，都聚集在这里，一件关乎人们生死存亡的大事，还在议而未决中。

狼德鹰隼一样的目光，逐一扫视着在场每个人的面部。有的对他故意视而不见，有的把脸扭向一旁，有的木然呆板毫无表情。

狼义再也沉不住气了：“你们，好屁瘪屁总得放一个呀。”

塔雅克不满地瞥他一眼，鼻孔中哼了一声。

狼德赶紧训斥弟弟：“不得无礼！此等大事，总得让各位首领三思而定。”他想让塔雅克领个路，冲塔雅克一笑：“亲翁之意如何？”

对于狼德的提议，塔雅克心中实在犯难。当狼德乍一提出除掉匀德实，他大为震惊。接下来听狼德历数匀德实如何霸道，迭刺部如何久居夷离堇之位，又引起他的共鸣，感到狼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过他只是觉得匀德实该下台了，要其性命暗下毒手总有些不忍。作为狼德的儿女亲家，他明白狼德想让自己开口打破僵局。但他又实在不愿做这只领头雁、带路羊，他担心万一事情败露会对自己不利。人本来就是自私的，塔雅克吭吭哧哧答道：“此事，我想，你我沾亲，还是先听听诸位首领的高见。”

狼德大为失望，但也不便当众发作：“好吧，其实亲翁之意已不言自明，是亲三分向，是火热于灰，他会不帮我的忙吗？各位首领，请逐一表态吧。”

各部首领还是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狼德明白非使杀手锏不可了，他向狼义使了个眼色。狼义会意，转身出帐，旋即引领五十甲士入帐。每人怀抱一柄三环鬼头刀，真个是杀气腾腾，令各部首领不寒而栗。

狼德淡然一笑：“诸位首领，杀手业已齐备，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今夕我等在此密谋聚会，若放过匀德实，日后他绝对不会放过诸位。如今各位首领想要撇清亦是枉然，赞同与否速做决断，夜长梦多，万

一走漏风声，便画虎不成反类犬，恕在下不能久候了。”

各部首领怎能不明白，这是下达了最后通牒。如今是上了贼船下亦难，事情明摆着，若要反对，狼德肯定要灭口。这些人原本都对匀德实不满，面对此情此景，也只有下狠心铤而走险了。

突举部首领抢先表态：“既来共议大事，焉有反对之理？”

其余几部首领随即纷纷开口，支持狼德采取行动。

狼德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好，既然诸位首领与我同心，请共饮鹿血酒盟誓。”

狼义早把一切备好，一方漆盘托上，银盏内血酒猩红，人们共同端起，同时饮下，亮亮盏底，表示了决心。

狼德放下银盏，庄重地向狼义下达命令：“立即行动，按计行事。”

狼义响亮地回答一声：“遵令！”

灯下，匀德实正手握狼毫挥笔疾书。他在给浦古只写信，这是他与两个儿子商定计划的一部分。匀德实父子决心铲除狼德这一最大的威胁，计划分三步实施：第一步以谋杀阿保机罪处死狼义；第二步以狼德纵容之罪撤去其首领职务；第三步在狼德成为平民后，再派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刺杀，彻底拔掉这颗眼中钉。而要实施这一计划，必须获得浦古只的支持。浦古只虽说已近古稀之年，由于他是前任夷离堇，而且在位长达十年之久，且在位时又政绩卓著办事公道，深得八部贵族拥戴，在契丹八部中享有比可汗还要高的声望。因此，他的一言一行，仍可以左右契丹的大局。所以匀德实要先造舆论，写信列举狼德的桩桩罪行，使浦古只对狼德产生反感，然后才好深入进行。他将信写毕封好，叫过第五子岩木：“你连夜送往浦古只大人皮帐，不得有误。”

岩木将密信贴胸收好：“父亲放心，我决不会有失。”

岩木走后，匀德实始觉疲倦袭来，打个哈欠，意欲进后帐安歇，第四子撒拉的人帐来禀报：“父亲，狼德来访。”

匀德实大为诧异：“天色已晚，他来作甚？”

“此人诡计多端，父亲当刻意提防，切不可掉以轻心。”撒拉的叮嘱。

“为父自有道理，且看他要耍什么花招。”匀德实不把狼德放在眼里，“请他入帐。”

狼德无限虔诚地随撒拉的人内，躬身一礼：“大人，深夜造访，唐突打扰，请见谅。”

“给首领看座。”匀德实吩咐儿子。

不待撒拉的移过木机，狼德忙说：“不必了，在下奉可汗之命，请大人即刻前往鄙帐。”

“何事？”

“咳！还不是为我那不争气的弟弟。”狼德无可奈何的口吻，“可汗闻知舍弟有谋杀令孙嫌疑，甚为重视，不许在下自行审问，请来各部首领，要与大人会审，以免在下作假徇私。”

匀德实微微一笑，心说你狼德的鬼把戏岂能瞒得了我？分明是买通了可汗与各部首领，也好救狼义不死。我倒要看看他们是如何为狼义开脱。当即应承：“既然是大汗之命，本官怎敢有违？”

撒拉的感到突然，忍不住提醒：“父亲，大汗一向少理政事，今日突然对此案这般关注，有些反常，还请三思。”

匀德实欣然一笑：“想必是首领一番苦心方请得大汗过帐，为父怎能让首领失望？”

撒拉的也未料到父亲会有凶险，只是又叮嘱一句：“还望父亲早归，以免孩儿挂心。”

“放心就是。”匀德实冠带整肃，也不理睬狼德，径自出帐。

狼德脸上毫无表情，内心里却是连声念佛：“真是佛祖保佑，匀德实上套了，这一去只管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狼德的皮帐，在迷蒙的星光下，犹如一座硕大的土冢，幽暗的灯光，像鬼火一样闪烁，使匀德实有了几分恐怖感。他在帐门止步，对一路上未曾理睬的狼德客气地相让：“首领请。”

“大人为尊，在下岂敢占先？”狼德为匀德实掀起帐门。

匀德实不愿被狼德看出胆怯，昂首阔步入帐。目光扫处，见到了塔雅克等几部首领，注目正中，却不见可汗身影。再看各部首领，一个个面无表情，如木雕泥塑，并无一人起身与他见礼，这实实太反常了。匀德实疑虑地发问：“大汗何在？”

“你回头看。”

匀德实身后传来熟悉的说话声，一时间又想不出是何人。愈发疑惑地回转身，这一看非同小可，十足地令他大吃一惊。只见应当被审的狼义，手执光闪闪、冷森森的宝剑，正向自己走来。他情知有异，未免有几分慌乱：“你，你要作甚？”

狼义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中蹦出来：“我要你的老命！”话落，人到、剑到，“扑哧”一声，直刺匀德实胸膛，剑尖透出后背。

匀德实艰难地举起手，痛苦地扭曲脸：“你，你们，好卑鄙……”随着狼义将宝剑拔出，匀德实“咕咚”一声栽倒在地，顿时魂消气绝。

塔雅克赶紧闭上了双眼，不忍再看。他似乎难以相信，这位在契丹八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匀德实夷离菑，就这样说死便死去了，该不是一场噩梦吧？

“列位首领，”狼德以胜利者的身份与口吻，又抛出一番令众人如闻惊雷的话，“匀德实业已身亡，此乃他罪有应得，咎由自取。然其子孙尚在，有道是斩草不除根，终究是后患。请各部速调一百甲士，交与舍弟狼义集中指挥，连夜行动，将匀德实全家，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以免日后复仇。”

这番话将塔雅克从迷茫中惊醒，他万万没料到狼德竟是这般凶残歹毒，塔雅克一想到匀德实全家就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心都在战栗。

狼德见众人似乎没有反应，口气严峻起来：“各位首领，请各派从人火速传令搬兵吧。”狼德的如意算盘是，各部共同参与对匀德实子孙的屠杀，血债人人有份，免得哪一部日后反悔。

各部首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明白如今是成了狼德的人质了，只能被他牵着鼻子走了。每位的随从都在身边，只好各自下令吩咐他们回去带兵。塔雅克的随从康召是汉人，用汉人做亲信，这在各部首领中还是唯一的。康召文可七步成诗，武可力敌万人，深得塔雅克信任。康召见主人迟迟不语，便问：“首领，我们是否也去领兵？”

“依你之见呢？”塔雅克低声反问。

“恕在下直言，狼德所为实在过分，首领不当卷入太深，还是留一条退路。”

塔雅克心中一动，若有所思。偶然间一扭脸，发觉狼德那贼溜溜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似乎不信任，心中涌起反感。

狼德看出塔雅克有不满情绪，毫不客气地叮了一句：“亲翁，一百甲士是非来不可的。”

塔雅克压住不满，不露声色：“那是自然，在下即刻派康召回去调兵。”他对俯身倾听的康召低声吩咐：“马上去报信与匀德实家小，要他们火速逃命。”

“小人明白。”康召领命出帐。

狼德眼珠一转，感到仍难放心，传令狼义：“带五百铁骑，先行将匀德实软寨包围，不许放走一人一骑，待各部人马到达，即率众冲入

斩尽杀绝。”

刚刚出帐的康召，恰好全听在耳中，不由得分外焦急。出寨门跨上快马，狼加一鞭，直奔勾德实软寨。

此刻，岩木去浦古只处下书刚刚转回，获悉父亲去了狼德皮帐，正在埋怨撒拉的不该让父亲前往。康召突然来到，岩木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将康召让进大帐便问：“将军如此神色慌张，莫非有何变故？”

康召喘息未定：“大事不好，令尊遇害，我家首领命我报信，你全家老小火速逃命去吧。”

“什么！”撒拉的奔过来惊问，“将军此话当真？”

萧月里朵领阿保机从后帐冲出，她听到噩耗已是泪珠滚落：“康将军，大人他为何所害？”

“自然是狼德那贼子。”康召急了，“情况紧迫，不容细讲，狼义带兵随后即到，抓紧逃命吧，晚一步只怕就难以脱身了。”

“不！你要把话说清楚。”岩木对康召也有三分疑心，“你家首领与狼德是儿女亲家，怎会偏向外人？其中怕是还有阴谋吧？”

“你！”康召气得哭笑不得，但想到狼义说不定就要将软寨包围，急得连连跳脚，“哎呀，你们叫我说什么好！一番好心当成驴肝肺，可你们不能等死呀。”

撒拉的也不肯逃走：“如家父当真遇害，我辈亦当为父报仇，怎能贪生怕死自顾逃命？”

“对，集中我部甲士，也有一百余众，且去狼德皮帐讨回公道。”岩木拔出刀来。

“你们怎能以卵击石，须知狼德已调集兵马一千余人，要打不是白白送死吗！”康召知道时间不多，一时半会也说不清劝不通，他见阿保机瞪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看着这一切，灵机一动，抱起阿保机就走。

萧月里朵怔了一下，随后追出：“康将军，抢我孙儿为何？快快放下。”

康召哪里理会，反而快步如飞。撒拉的、岩木也追出帐来，康召业已上马，抱紧不住挣扎喊叫的阿保机纵马疾驰。萧月里朵、撒拉的、岩木先后上马，在后紧追。夜空无月，星光惨淡，风卷尘沙，凄迷朦胧。康召直奔自家驻地突吕不部帐群，与身后追来的三骑，相距约有一箭之地。

岩木马快，渐渐超过母亲萧月里朵，他厉声警告：“康召，快放下阿保机，不然我要开弓放箭了。”

康召也不答话，只是连连加鞭，飞驰向前。

岩木、萧月里朵紧追在前面，撒拉的稍稍落后。他猛地想到，有母亲与弟弟追赶康召足矣，而软寨中还有全家老少数十口，他们尚不知发生的变故，倘若康召所说是真，岂不都危在旦夕？应回去告知他们即刻撤离。撒拉的掉转马头，直返软寨。将至近前，有一高阜，撒拉的耳听前方马嘶人喧，乱哄哄嘈杂声噪耳，软寨内灯光杂乱，四周外火把密麻麻晃动。他下意识地“啊”了一声，心说糟了，分明是软寨已被狼义带兵包围。此刻，仍不断有高擎火把的马军涌向软寨，这是各部的一百甲士正陆续到达。撒拉的明白，现在若返回软寨只能是自投罗网，无奈掉转马头，重去追上母亲、弟弟再作商议。

萧月里朵、岩木，追到塔雅克驻地大营，康召将阿保机交与家人。他的两个儿子康默言、康默记与阿保机一般大小，三个孩子便聚到了一处。萧月里朵由康召夫人接进后帐，而岩木仍然不依不饶，跟在康召身后要人。

康召集合起一百甲士：“岩木兄弟，我是诚心实意相救，信不信由你。”

帐门外，撒拉的飞马赶到，一见岩木忙说：“五弟，我家软寨已被大军包围，回去必遭毒手。”

岩木这才相信：“看来康将军所说不差。”

康召告知撒拉的：“令郎阿保机与令堂俱在后帐，由我家小陪伴，你弟兄也快入帐隐藏起来，以免狼德闻讯前来搜捕，在下已是耽搁，须立即带兵前往。”

撒拉的颇为不满地问：“既然你家首领诚意救护我等，为何还发兵助纣为虐？”

“你哪里知晓，如今狼德扣下我部首领为人质，如不出兵，塔雅克首领便有性命之忧不说，你们也难以在我部藏身，也就都性命不保了。”康召不再细说，领一百甲士飞驰离去。

子夜时分，正在帐中闷坐的萧月里朵、撒拉的、岩木，被人喊马嘶的喧闹声惊动。康召妻子起身出去察看：“定是首领与拙夫领兵转回。”

萧月里朵叹口气，忧心忡忡地说：“也不知数十口家人命运如何？”